



〔美〕海明威 著
马晓娟 译

曙光示真

True at First Light

海明威全集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四川大学出版社

〔美〕海明威 著
马晓娟 译

曙光示真

True at First Light

海明威全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蓉
责任校对:罗永平
封面设计:天恒仁文化传播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曙光示真 / (美) 海明威著; 马晓娟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7

(海明威全集)

ISBN 978-7-5690-2162-2

I. ①曙… II. ①海…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220 号

书名 曙光示真
SHUGUANG SHIZHEN

著者	海明威
译者	马晓娟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2162-2
印刷	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 mm×210 mm
印张	16.5
字数	278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目录



001	第一章
051	第二章
090	第三章
109	第四章
153	第五章
182	第六章
204	第七章
243	第八章
280	第九章
300	第十章

324	第十一章
354	第十二章
384	第十三章
403	第十四章
433	第十五章
438	第十六章
448	第十七章
467	第十八章
494	第十九章
510	第二十章
513	人物表

第一章

说起这次游猎还真有些复杂，因为东非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以来，我把一个白人猎手当作亲密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我尊重他甚于尊重我的父亲。而他对我的信任也是我远不配得到的，我应该好好珍惜，不应该辜负他。他总是让我自己去打猎，如果我犯错误，他会帮我纠正，向我解释一番，教我应该怎么做。我若不再犯同样的错，他就会多指点我一点儿。不过他喜怒无常，最终还是离我而去。由于他是游牧人，要照看他的农场，所以他不得不离去，到肯尼亚一个有两万英亩大的地方，那里被我们称为饲牛场。他个性复杂，在他身上既有非凡的勇气，又有人类具有的一切良性弱点。他对事物有深厚细致的理解能力，又富有批判精神，是个让人觉得不同寻常的人。对于家庭和亲人，他极为忠实，但他也很喜欢离家外宿。家里的一切都是他所爱的。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想在大家面前显得像个傻瓜。”

“你能学会的。”

“还有其他什么要对我说吗？”

“请你记住每个人都比你懂得多，但所有的决定都必须由你来做，而且要让他们按你所说的去做。营地上的事都交给凯第去办吧。你做好你的事就行了。”

这个世界上有人热衷于指挥，因为急于得到这种指挥权，他们往往对需要通过一套繁文缛节才能从别人手里得到的情况很不耐烦。我也喜欢指挥权，因为它把两种状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由和奴役。如果你手中有权，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属于你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有时会很危险，那时你就必须肩负起责任。几年来我对这种权力早已厌倦，我只对自己有指挥权，主要原因是我过于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陷。指挥权没有让我有什么自由，相反责任很大。近来我读到过各种各样写我的书，都很让我反感：写书的人甚至对我的内心生活、目标和动机都完全了解。尽管作者当时都不在场，并且有些人在战斗发生时并没有出生，但是读这些书，就像是读一本描述你亲历的战斗的著作。而所有描写我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的人，无一例外地相信我经历过这种生活。

我真希望那天早晨，我的好朋友兼老师菲利浦·帕尔齐法尔可以不必用那种独特的、已经成为我们之间固定语言的简略而节制的话语跟我交谈。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一些我不方便问的问题，我尤其希望能够得到像英国飞行员那样充分明确的指导。但我清楚我和菲利浦之间有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像坎巴族的习惯法一样严格。我的无知只能通过自己的学习来减少，这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但我知道，自那以后，帮我纠正错误的人没有了。因此虽然手握着指挥权是幸福的，那天早上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孤寂。

长久以来我们都称呼对方为老爹。我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称他为老爹的。只要我不在公开场合这么叫，他便不介意这个不合礼节的称呼。他高高兴兴地开始叫我老爹时，我已五十岁，此时我已是一位长者，一名Mzee^[1]。虽然给予者并不经心，但对我来说这个称呼是一种恭维，十分重要，一旦失去便会难以忍受。我无法想象也根本不愿意私下里叫他帕尔齐法尔先生，也不愿让他称呼我正式的名字。

总之那天早晨我有许多问题想问，有许多事情想知道，但按照惯例我们对这些事都闭口不言。他自然

[1]Mzee，斯瓦希里语，意思是“老者、长者”。

也知道，我内心孤独极了。

“你要是没有问题就没有乐趣。”老爹说，“现在那些所谓的白人猎手大多不过是技术工，会说些本地话，只知道别人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你可不是这样的猎手，本地语言你掌握有限，但过去你和你那些穿着不讲究的同伴一直在走没人走过的地方，这次还能开出些新路。如果有时候你想不出某个字要怎么用你新学的坎巴语表达，就说西班牙语好了。这里人人喜欢西班牙语。或者就让女主人帮你说，她表达能力比你稍强些。”

“见你的鬼去吧。”

“我要去给你准备个地方。”老爹说。

“那猎象的事呢？”

“大象你不用去想，”老爹说，“它们个头大但很蠢，它们没危险性，谁都知道。只是别忘了所有其他那些会置你于死地的野兽，毕竟它们不像那些头脑不管用的乳齿象。我就从来没见过打两个弯的象牙。”

“这事是谁告诉你的？”

“凯第，”老爹说，“他告诉我说你一个淡季就猎到了几千枚这样的象牙，还说你猎到了剑齿虎和雷龙。”

“见鬼去吧。”我说。

“不能这么说，他还挺当真的。那本杂志里面写的事不由人不信，他手头就有。我想他有时候相信那本杂志，有时候不信，要看你能否给他带些珠鸡回来，还有你枪法上的总体表现如何。”

“那篇文章是关于史前动物的，配了不错的插图。”

“的确很不错，图片很好看。你告诉他你来非洲只是因为国内猎乳齿象的执照已经到期了，而且猎剑齿虎的也超过了规定限度。这样你这位白人猎手的形象就提高了不少。我告诉他你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你是从怀俄明的洛林斯逃出来的，而怀俄明那地方好比过去的拉多区^[1]。你来这里是为了对我表示敬意，因为我从你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孩时起就教你打猎。希望你能够继续打猎，这样你将来被允许回国的时候重操旧业也不至于技艺荒疏。”

“老爹，请告诉我至少一件对打象有用的事。你知道要是大象撒野或是他们要我动手的话，我就不得不得干掉几只。”

“只要记住猎乳齿象的那些技巧就行了，”老爹说，“想办法让第一枪从象牙那第二个环穿过去。如果打

[1] 拉多区，与阿尔伯特湖相接，位于尼罗河上游。1864年发现了阿尔伯特湖，该地区广泛贩卖象牙和奴隶。

正面就瞄准从乳齿象耸起的前额上的第一条皱纹数下来位于鼻子上的第七条皱纹。乳齿象的前额是极高的，非常直。你要是紧张，就把枪往象耳朵里打。你会发现打象不过是一种消遣。”

“谢谢你。”我说。

“我从来不担心你会照顾不好玛丽，不过也多照顾你自己一些，要好好干。”

“你也是。”

“我已经干了许多年，”他说，然后便加了一句经典的套话，“现在就看你的了。”

是啊，现在一切就都要看我的了。那是一年里倒数第二个月的最后一天早晨，没有一丝风。我看了看用餐帐篷和自己的帐篷，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小帐篷和在用餐帐篷周围走动的人，望了望卡车和猎车。车辆看上去结了一层霜，也许是露水太重引起的。我透过树林向山上望去，山上的雪在晨光中闪耀，整座山看上去也似乎变大变近了不少。

“坐在卡车里感觉怎么样？”

“还行。天气晴朗的话这条路还可以。”

“你把猎车开走吧，我用不着了。”

“你还没那么棒，”老爹说，“我看把这辆卡车还回去，再给你送辆好车。他们都认为这辆车不好。”

他总是说他们。他们就是那些人，也叫作watu^[1]。他们曾经都是孩子，现在对老爹来说他们仍然是孩子。也难怪，他要么是在孩提时代就认识他们，要么是在他们父亲的孩提时代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二十年前，我也称他们为孩子，那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并没有这样喊他们的权利，所以我现在仍这样说也没人介意。但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了，当时是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也都有自己的名字。如果不知道其中某个人的名字的话，那样你会显得不礼貌、懒惰和马虎。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被简称了，有的还被取了或友好或不友好的绰号。老爹骂他们时还是会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他们也乐于接受。我无权骂他们，也从来不骂他们。我们之间从马加地探险以来就有了一些秘密，都是些能私下分享的秘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秘密，有些不仅仅是秘密，还变成了某种理解。有的秘密并不文雅，有的则十分滑稽。有时你会看到三个扛枪的家伙突然笑作一团，向他们望一眼你就会知道他们在笑什么，然后你也会大笑起来，但又想忍住，结果隔膜都痛了起来。

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我们开车穿过平原，把营

[1] 这是斯瓦希里语，意思是“他们”“那些人”。

地的山和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前面绿色的平原上，有许多汤姆逊瞪羚边吃草边甩动着尾巴。在茂密的灌木旁边，还有一群群的角马和格兰茨瞪羚在吃东西。最后我们来到了由一块又长又开阔的草场修整出来的跑道前。为了修整出这条跑道，我们开车在长满矮矮的新草的草场上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还把草场那头灌木丛里的树根、草根捡得干干净净。前夜，我们用砍下的小树做成的风向杆被大风吹弯了。停下车，我下去摸了摸风向杆，发现尽管它被吹弯，但底部还算牢固，不过一旦风再刮起来，风向袋就会被吹走。天空飘着一些白云，我们向绿色草场望过去，那边的山看起来高耸宽阔，极其壮丽。

“把这条跑道和美景拍下来怎么样？”我问妻子。

“这里的景色不是最好的。我们还是去看下蝙蝠耳猴，再看看狮子的情况吧。”

“狮子现在肯定没在外面，现在已经很晚了。”

“有可能的。”

于是我们就沿着路上的车辙向盐碱地驶去。我们的左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地，那里生长着一排排树干发黄的绿叶树，这些树多多少少有些缺口。这排树的后面是茂密的森林，野牛群可能在里面栖息着。沿着这一排树长着高高的枯草，还有一些树倒在地上，它们

有可能是被大象推倒的，也有可能是被暴风连根拔起的。我们的前方是生长着矮小嫩绿的新草的平原。右面的空地上，分布着一些灌木丛以及几棵高大的平顶荆棘树。到处都有猎物在进食，一看到我们靠近，它们就纷纷走开。有的是急速地飞奔而去，有的则不紧不慢一溜小跑地离开，也有的在离猎车不远的地方又开始进食。不过不管它们跑多远，最终总是会停下来继续吃。在我们日常巡视或者在玛丽小姐照相的时候，这些动物并不提防我们，就像不提防一头无心捕食的狮子一样。对这样的狮子，它们不会去招惹它，但也不害怕它。

我将身子探出车外，寻找动物在地上留下的痕迹。坐在我后面的恩古伊替我拿着枪，他在靠外边的位置，和我一样也盯着地面。开车的是眼力最好的姆休卡。他望着前方和两旁，面部清癯、睿智，脸颊上有坎巴部落特有的箭头状刀刻印记，这一切使他看起来像极了苦修僧。但他的听力不大好，比我大一岁，是姆科拉^[1]的儿子。但有一点他跟他父亲不一样，他不是伊斯兰教徒。他热爱打猎，驾驶技术也很高明。姆休卡

[1] 姆科拉，坎巴族人，1933年12月海明威和第二任太太在肯尼亚以及坦噶尼喀打猎期间雇用了他。

总是很细心，也很负责任。但他、恩古伊和我也是闯祸最多的人。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是很亲密的朋友。有一次我问他脸上那又大又正式的部落印记是什么时候怎么弄上去的，因为别人都没有，即使有也刻得很浅。

他大笑着说：“在一次大型的恩戈麦^[1]上刻的。你知道的，为了讨好女孩子嘛。”恩古伊和给玛丽小姐扛枪的伙计切罗也都笑开了。

切罗是个十分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是大家公认的极为诚实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但据老爹估计他肯定超过七十岁了。他尽管缠着头巾，但比玛丽小姐还矮两英寸。有一次我看到他俩站在一起，眺望着灰暗的沼泽的另一头一群正小心翼翼迎着风往森林走去的水羚。最后那一只水羚又高又大，它晃动着漂亮的双角向前走，时不时还向两边和身后张望。看着这景象，我想，对那些动物来说，玛丽小姐和切罗肯定很奇怪。有个久经证明的事实是，动物们看到他俩都不会害怕。他们两个人，一个身材娇小，金发，穿深绿色外套。一个显得更小，肤色黝黑，穿着深蓝色外套。

[1] 此处指鼓会。恩戈麦鼓是东非常用于舞蹈伴奏时敲击的鼓，鼓会实际上是当地原住民举办的盛大舞蹈节。

动物见了不但不怕，还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好像被允许看一场马戏，抑或看到一件奇怪至极的事一样。他们对食肉动物的吸引力是毫无疑问的。那天早晨，大家的心情都很放松。非洲这地方每天一定都会发生些什么事，不是极糟糕的事，就是极美妙的事。每天醒来时你都会感到异常兴奋，仿佛要去参加自山顶而下的滑雪比赛，或是要坐上大雪橇疾驶一番似的。你知道总要发生些什么，而且通常是在十一点以前发生。在非洲，我每天早晨起来心中都满怀喜悦，至少在想起还没有处理完的事务之前是这样的。但是那天早上由于指挥者一时大意，我们大家心情都很放松。我很高兴，野牛——我们的主要问题——显然在我们够不着的某个地方。我们要做的是，必须由野牛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野牛。

“你打算干些什么？”

“把车开过来，到大水塘那边快速转一圈，查看一下动物踪迹。然后到森林和沼泽地的交界处查看一下再出来。到时我们应该在象的下方，你没准能看到那头象，不过多半看不到。”

“我们回去时能不能经过长颈羚的地盘？”

“当然可以。很抱歉，我们出发晚了。还有那么多事要做，原因是老爹要走了。”

“我想去林子里那个鬼地方。到那里可以研究一下用哪棵树来当我们的圣诞树比较好。你认为我的狮子会在那里面吗？”

“很有可能。通常在那种地方我们看不到它。”

“它是头聪明的坏狮子。为什么上次他们不让我打那头漂亮又容易打的狮子呢？它就躺在树下。女人就是那样打狮子的。”

“我告诉你她们是怎样打狮子的。以前有个女人想打一头黑鬣狮，是一头比其他女人打过的狮子都要漂亮的狮子，结果那狮子中了四十多枪^[1]。女人打完狮子，还要拍些漂亮的照片，然后就再也离不开那头该死的狮子了，一辈子都对自己和朋友撒谎说是自己把狮子打死的。”

“我真抱歉没打中马加地那头漂亮的狮子。”

“不用抱歉，你应该感到骄傲。”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必须打到这头狮子^[2]，不能有失。”

“亲爱的，我们打得太频繁了。它太聪明了。我

[1]指的是狮子并没有被打中，或者只是轻微打到了狮子，以至于其他人不得不一起去将狮子击毙。

[2]在海明威1953—1954年游猎的过程中，妻子玛丽始终在追踪一头非常大的黑鬣狮。本书第八章中记载了黑鬣狮被射杀的经过。